

蓬江文集

聆听春雨

陈策文 著



广州出版社

聆听春雨

陈策文 著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肖 风

装帧设计:小 粟

蓬江文集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 印张 130 万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2-526-7/I·168

总定价:148.00 元

全 10 册

目 录

序	(1)
老婆经	(3)
天门	(5)
甲戌初秋游崖门炮台	(8)
门	(10)
多为她们祈福	(12)
潇洒走一回	(14)
依依三埠	(18)
深圳，叹一回地毯草	(21)
葵	(23)
父亲情结	(25)
母亲的红包	(27)
古城墨兰	(29)
燕	(32)
逢场作兴	(35)
红线女依旧年轻	(38)

侨乡“风流花”	(42)
聆听春雨	(45)
今春银牌冢	(47)
铜鼓梦	(50)
与子同行	(52)
飞旋中的圭峰	(54)
深山也不寂寞	(56)
爱如长城	(58)
足音	(60)
品味秋风	(63)
飞沙滩	(66)
天涯，原也很近很美	(69)
木屐曲	(72)
飘色的乡村	(75)
拥抱热闹	(78)
侨乡山语	(81)
那年渔村番薯香	(83)
红莲朵朵	(86)
试试羡慕老婆	(88)
猪仔笼花	(90)
还要种花	(93)
路	(96)
心中守候着一份爱	(99)
心领	(101)
祈听喜讯	(104)
出洋古道	(107)

乡音.....	(110)
卖武旧闻.....	(112)
报春雁的故事.....	(114)
香烟.....	(117)
感念浮石鹤兰.....	(119)
往事如烟.....	(122)
温馨的感觉..... “	(124)
尤今寻根.....	(127)
今夜认识殿堂.....	(130)
曾经哼唱.....	(133)
玫瑰.....	(135)
你好过我.....	(138)
蔚蓝片片.....	(141)
后 记.....	(144)

序

伍锐强

一九九四年仲夏，挚诚的新会古井学子为陈策文老师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秋水》，拜读之余想到：陈老师的散文是很有份量的，屡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华声报》、《广东侨报》、《南方日报》以及《江门日报》与《江门侨报》，也屡获佳作奖项，其中有两篇还被广东电视台拍摄成新闻短片，《红线女依旧年轻》更脍炙人口，是江门市唯一获广东省出版局“期刊短文”评选的优秀奖；要是重选编辑在国家出版社出版，这对提高台山文艺创作水平将大有裨益。我曾将想法告诉作者，便引起他的同感，但我也深知要出版一本书在经济上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的。至今陈老师将经广州出版社审定的评论散文集《聆听春雨》书稿给我过目，我深深感到：与其说是这春雨，毋宁说是作者的耕耘汗水！

汗水化春雨，点滴诚可贵。作品把我带进侨家尤其是侨乡的沧桑，也带进作者书香门第及其所钟情的散文氛围。作者之所以数十年坚持“勤写”，据说得益于其慈母的门庭，

即其高曾祖父乡儒的“不岌岌功名”的遗训的。所以，长大后未改初衷，用心品味生活，撷取愉美片刻，记下感动，一字一句亦细斟细酌持之以恒。他在年轻时初为人师表，就有心追求散文的境界：随意，亲切，轻松，短小，日积月累渐悟散文的精髓：散淡，悠远，宛如秋水春雨。作者告诉过我，他曾收到旅外乡亲寄回他的作品剪报满纸泪痕，有过相识或素昧平生读者打电话来祝贺他的作品发表或获奖的。其散文多年来在海内外乡亲中引起共鸣，正印证了这一点，即其散文颇具真情趣，有文采有独到的见识，有老年人的深邃，也有青年人的激情，又由于他经年潜心抄读唐宋八家散文，而使其作品字里行间不乏丝丝缕缕的书卷气息，让我们共品同觅墨香。

还须一提的是，作者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写出这么有份量的散文佳作，并发表大量杂文短论及涉猎小说与古诗，其诗收入《五邑诗彦》。天道酬勤，我们文艺工作者都像陈策文老师那样勤奋，执著追求，相信侨乡文坛必定陆续推出精品！

1996年春节
(序作者系中共台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台山市文化局局长，广东省作协会员，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老婆经

原以为老婆一词是土话本不入经书，也以为近 10 多年间，时兴称妻子为老婆的，与叫父为爹地叫母为妈咪同源干港澳的时髦罢了。近日偶读佛经，始知六根清静的佛门其经书白纸黑字载：“老婆心切。”越看就越明白，此语与以慈悲心肠处世为人的佛家宗旨原是一脉相通。所谓“老婆心切”，它内蕴着一个博大深邃的词：爱。就是说，一切以爱为基础，无爱不成家不成国更不成世界的。倘照字面解释也许又明白些，即“老婆的爱心切切”，或者老婆就是爱，无爱就不是老婆。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却并非人人明白，然而似乎女人比男人更明白，虽然她们没读过佛经，或许是得益于心细的经验的缘故吧。

笔者偶读佛经，缘于十年前听说过真实的故事。桐，旅美多年归来，事业有基础，人也英俊，但不幸丧妻，便遵循母训回乡找老婆以续弦，此乃人之常情。出乎意料的是，桐未抵家门，闻讯而竞相上门愿做他老婆的，一日数以十计之多，有未婚的少女，也有已婚的少妇。桐回来以后，独相中一个少妇，用桐的话来说，还不相信她是少妇，风韵过人，比少女成熟得多。才三茶两饭就频频亲热起来，尚未办登记手续就同床做梦了。而且，枕边软语比梦还香比蜜还甜的，

她说：“我的一切，只是献给您！”

世上的事岂能感情去做，十之八九的人却是凭感情去做的。桐，急求续弦，自无例外，只是桐亲朋戚友相继给他吹耳，吹耳者提醒之谓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生活中不幸之万幸。正拟双双携手到广州旅游结婚并办签证手续的桐，听过亲朋戚友提醒以后，仍然意犹未决的时候，经过某戚友如实相告的桐母，从太平洋彼岸打来电话：“桐，我儿的婚事须三思而行，不是无老婆不成家，而是无爱不成家的，你还不懂么？如果你一意孤行，你父亲死时我没流过泪，你这回结婚我可要哭你了！”桐大梦初醒，于是毅然决绝少妇，重觅佳偶。事后，桐反思再三，不禁冷汗涔涔一洗心尘，直拍案痛哭，自愧不懂老婆经，险些铸成人生大错。

原来，那风韵过人的少妇有家有夫有儿，但为了桐，抛弃丈夫和娇儿，昧着良心不顾丈夫和娇儿痛哭流涕坚决离婚。试想，那少妇连结发丈夫和亲骨肉都视作陌路弃之如败履，其爱心何在？其一切“献给”不也昭然若揭么？家中没有心切的老婆又如何营造一片温馨呢？

老婆经不可不读，女人的世界不可不知。她们有叫男人发懵的化妆品世界，叫男人晕眩的内衣世界，叫男人称羡的物饰世界，但还有还有，还有叫男人永远臣服的用心细如海底针的内心世界。“女人心，海底针”，这句话流传了多少年了？然而女人常常觉得男人可怜，甚至男人也常常觉得男人可怜，大概就是不懂女人的心不懂老婆经。

天 门

石化山奇异的岩石景观，在多山的台山占尽风光。从树林茂密的“仙人桥”循石夹小径上山顶，挡道的巨石便是“天门”。与“天门”矗立的还有“含辉四照”、“耸翠”，唯是“天门”二字心灵卷起情绪烟云：天门在此么？石化山上有天门？

同游的人不约而同在“天门”坐下来。秋风柔柔，石体暴露的山顶灿然异趣：或依山奔突，或纠结逼崖，间有孤石和岩堆。传说我们坐的岩堆就是铁拐李小憩躺卧处，令我们惊喜的是，在此第一次真正体味到纤尘不染的境界。风柔柔送爽，拂尽满身积渍尘埃，拂退浑身汗酸燥热，也第一次感觉浑身轻爽似的。那石体间的茸茸青草，迷离野花，生机勃勃，想必是铁拐李忘情之时倾泻的半壶葫芦仙水浇洒过的。

山顶难得不见常年自生的云雾，天高野阔，望下去被三台山拱护的石化水库，绿得雄壮又绿得蔚蓝。一簇簇的白云像是天鹅，流淌着音符，在石化水库里游着，骄傲而无羁地游着。仿佛在聆听柴可夫斯基名曲的时候，便听到从山外四境远近建设工地传来一阵阵打桩声和汽笛声，与林涛鸟语交织成趣，却又充满着催春战鼓似的豪气。而眼前的“天门”还是出奇宁静，一种在喧嚣都市生活里已经久违的古朴的安

溢感。

再从头细细琢磨石刻。“天门”二字，是当今开发石化山旅游区才刻上去的吧，“含辉四照”则辑录在大儒鲁菴先生纂编的清光绪 19 年的《新宁县志》里，是邑令谢崇俊所刻。石化山“昔有瑶寨”，原名“石人山”，又名“石华山”。其“石化山”名是明代正得年间兵备大用征羊公迺盗后登临赋刻的，他所赋的诗，读起来其力度浑如那丛岩直逼胸臆：“三矢石应化，高崖勒以铭。临观何所赋，经略有余情。更鼓当新邑，人文后生。休言风土恶。已见瘴气清。”可惜赋诗灭了，到石化山一游的人们大概只知道山上岩石景观神仙传说很多，谁还知道台山曾经“风土恶”以及我们的祖先如何栉风淋雨继往开来开拓乡土的艰辛呢？所谓“更鼓当新邑”，不就是很明白地说台山立县之初城乡盗贼猖獗，即使是身在石化山顶高处，也无安宁片刻，日夜都可听到喊贼杀贼的声声更鼓么？我们应该感谢兵备大用颇具预见眼光，台山已走出了“风土恶”的历史，迈向“人文后生”新时代，建设着文明富裕新侨乡；至于“已见瘴气清”却是言之过早。据《台山文史》第 6 期“台山的贼患史话”载，蹂躏五邑尤其是侨乡台山的古兜山和大隆洞两大贼巢及其零星资菲，正是由于旅外华侨，港澳同胞不懈地倾力关注，才先后于民国十三年被当时军民合力巢灭，但贼匪的彻底根除则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开展声势浩大的清菲反霸那个时期。至此，我们可知道，石化山这座南粤名山就是台山往昔盗贼纷然大起而得名，因此永远带着侨乡悲惨历史的印记，然而它赐予我们的却又远远不止于斯。

下山以后，“天门”卷起的情绪烟云还飘荡在我心灵的

甲戌初秋游崖门炮台

时下，新会崖门炮台向游人展现一幅怡人的秋天景象：苍翠茂密的山林掩映着古炮台和环台雉碟，雉碟下是一列彩釉装璜、窗明几净的崖门村；古炮台侧是几间白鸽笼式的崖门小学的课室及一片摆满新款饮料、糖饼烟的小店，正门前萋萋芳草地到处见豪华旅游车，穿戴时髦的游客来往不绝。到此一游，真个是人在古代、现代、文明与秋色共融的画图中。

崖门炮台在广东新会之南踞二江（潭江、西江）支流出海处，二山（崖山、汤瓶山）对峙如门，自古兵家视之为要地。十二世纪中叶，宋设兵寨于斯，历代相沿不辍。据传林则徐抗英时曾加派官兵严守，配足 21 个炮位的大炮。现存仅一个炮位，其炮为 1842 年佛山铸造，但经 1959 年和 1980 年间两次维修才见完好。

从炮台正门现存门额“镇崖石”步入，便可见呈半圆形、砌石为基的炮台两边挺立两米多高的诗碑，最为可吟可咏的是：

“凛凛长峙对，巍巍古炮台。朝晖城雉肃，春激浪花开。安定无烽警，崖门不可摧。二崖磅礴气，吟望几低回。”

此诗为书法大家秦萼生所作，其书者为姚永全，字迹遒

劲，仰读诗碑，想起郭老（郭沫若）曾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游“国母殿”所吟之崖门诗：

远望崖门气势雄，一天云海啸长风。

古祠已为倭夷火，危石犹存宋帝宗。

地到尽头留胜迹，人原有力代天功。

且看今日长烽社，面面旌旗映日红。

据说，与郭老同游“国母殿”的有董老（董必武）和戏剧家田汉，陪同他们到此一游的是前广州市长朱光。他们从会城坐船而至，到崖门口，郭老诗兴勃发，爬到船舱顶上盘膝即赋得此诗，传诵一时。前几年有人指责诗末二句为浮夸风、共产风唱赞歌，那“长烽社”乃是宋帝赵昀被忠臣陆秀夫背负投海之处“危石”附近的官冲村。当时刚成立人民公社，然而“面面旌旗”下的现实是“人民公社食堂关门大吉，社员家家户户饿胖了脚。”历史是不无遗憾的。

如今雉堞下那列装璜崭新的二层楼的崖门村，为气势雄浑的崖门古炮台真正添上一笔艳彩。而崖门村的变化却是近十年间的新事。崖门村往昔是五省贫困流徙者来居之地，最多时有20户，皆茅寮泥舍，低矮得仅可躬身而入。生活无着而过门乞食者有之，现在则发展到200户，亦渔亦农亦工亦商，家家户户都有摩托车，初级小学也扩建为完全小学。虽是暑假，琅琅书声如潮，古炮台已成为培育英才之福地。

同游的新会学子及我的儿子，都乐意拥着炮台摄影留念，又都把我拥在其中，我和他们齐齐感受着别有一种福气。

门

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会做点蠢事，譬如已有铁闸护卫的家居大门，好端端的硬要凿个孔装上怪难看的“猫眼”。有一天，只因为妻的三催四催，我才跑一趟街市，买了“猫眼”又请来木工师傅安装。同楼邻居来瞄了瞄，都说比他们的香港“猫眼”清晰。他们知道我的旅外亲人最近回来，于是便问是否美国或加拿大的靓货。待找来印有“顺德”二字的包装盒给他们看时，他们就哗然而笑了。这一笑算是找回了做蠢事的快乐，况且“猫眼”被公认清晰，从此之后能较好地提防不速之客，心里便有一种安全感。

其实，门之作用古书上早有说明，“人所出入也”，又“守也”。孔圣人“礼运篇”（又名“大同篇”）曰“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关，是谓大同。”看来，这仅是孔圣人书中的“大同世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生前也曾手录此段作“天下为公”的政治宣传，我辈却未见于现实，以后子孙能否见到就不敢妄加议论。记得先祖父自外洋回归故里建屋，那门是厚实沉重的坤甸木构再外加坤甸的“横龙”。在右扇门上也开有提防不速之客的小方孔。当然，那不是用现代技术制作的“猫眼”，听说门上长“猫眼”是始于香港的。照孔圣人的书推想，所

谓提防“不速之客”，不外乎是提防“盗窃乱贼”。每听妻说起歹徒行径，她心里似有了前所未有的惶恐。

家居大门未装猫眼之前，有时候还见乞丐、化缘尼姑上门，如今却朝夕平安无事，来按门铃的都是亲朋戚友、左邻右舍，或者是学子和远客。从“猫眼”窥视到的是一派笑脸，开门后随风扑入的也是笑声。

有一位邻居从四十多公里外的滨海古城来找我，闲谈中扯起几年前建构的那间 15 米长的二层庭院式楼房，只设木门，门前小院也只设象征性的小铁条网门，而且到夜深睡觉时始关闭，心中便十分感慨。那时，左邻右舍无论男女老少，皆是家家户户可进可坐，谈笑风生，无须设防，完全不似今时城市新旧住宅区，每幢楼房入口有防盗闸，户外有铁门，户内有木门，门上装“猫眼”，门边有门铃，阳台又有防盗网。谈及此种情况，老邻居便大笑起来。然而，在笑声中，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感慨。但愿有一天不必回古城去住，却如过去一样，无须重门深锁，无忧无惧，难得把一颗心放平。

红线女的一曲《慈母手中线》怕是最荡气回肠的吧，每在聆听的时候，最教我难忘的是侨家慈母朝夕倚门，“惟恐迟迟归”的情景……